



共享春光

陈顺源

红梅缘

史国华

一架红梅牌老式照相机,已陪伴老郭和筱筱近四十年。

红梅相机外壳为工程塑料材质,镜头可略微调整,光圈和快门是固定的,打开后盖装好胶卷,选妥人物或风景便可拍摄。相机小巧玲珑、操作简单、携带方便。似水年华间,相机记下了老郭和筱筱的一串串生活趣事。

一九八四年秋,党中央发布了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厂党委厂长室迅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讨论,还专门开展学习《决定》大奖赛,一等奖为红梅牌照相机。

筱筱那年十九岁,青春靓丽,梳两条辫子,时常穿白衬衫蓝裤子,大大的眼睛清透明亮,充满童真与希望。她高中毕业就进了工厂,在车间里当操作工。次年厂财务科要招一名会计,筱筱白天上班晚上看书,经过笔试面试,在众多报名者中一举胜出,成了厂里为数不多的工人编制的科室人员。科室组织学习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便推荐筱筱参加厂级“大奖赛”。

闺蜜们看好筱筱,每当筱筱工作之余在工厂林荫树下背诵题目时便围在她身旁,直言红梅牌照相机非她莫属,筱筱也充满必胜信心。

“大奖赛”如期在工厂礼堂举行,舞台左侧坐着出题领导和评委,右侧一字排开坐着参赛者,台下黑压压几百名工人屏息凝神。经过笔答、口述、抢答和加题赛,结果老郭获得了冠军。当党委书记把红梅牌照相机发到老郭手里时,屈居第二名的筱筱泪眼婆娑。

筱筱不知老郭为何方人也,她与女孩们聚在一起议论时才弄清,原来老郭在一个多月前刚从千里之外的贵州调入。老郭二十六岁,讲一口普通话,成熟稳重有加,在机修模具车间当技术员。当时老郭也不认识筱筱,却被她的清纯美丽和聪慧天真所深深吸引。那些天,老郭看着红梅相机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筱筱含泪受屈的画面,他曾想把相机赠送给筱筱,但又怕被她拒绝。

不久,厂里把老郭、筱筱等三人

重组代表队,参加市局组织的全系统比赛。这成了老郭近距离认识筱筱的绝好时机。老郭在代表队里反复学习和积极备赛中,深感筱筱不仅秀外慧中还朴实厚道,内心越发喜欢,便开启了追爱模式。

转眼间到了十二月份,初冬的通城刮着阵阵寒风。老郭和筱筱在文化宫参加完最后一场比赛,两人漫步在环城南路,夜空中不时飘下洁白雪花,老郭轻轻拂去筱筱刘海上的雪水,又替她扣好短大衣最上面的纽扣,欲言又止,依依不舍。

数日后,老郭要去外地出差,在财务科办理借款时,他趁机将提前写好的一封信放入了筱筱包中。

他们相恋了,在科技人员进修学院的课堂上、在图书馆的书架旁、在南通博物苑的展厅里、在人民公园九曲桥边的凉亭下……老郭与筱筱牵手互勉,憧憬未来,再用红梅相机记录下每一个温馨美好的瞬间。

前不久,老郭和筱筱迎来了他们结婚三十八周年纪念日。晚餐后,老郭陪着筱筱翻开一本本影集,看着红梅相机摄下的各时段作品,感悟着时光飞逝,件件往事定格在了那熟悉的画面上……

老郭和筱筱婚后第二年,他们的女儿呱呱落地,给他俩的新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女儿百日那天,穿着筱筱为她新织的白底红条毛线衣毛线裤,靠着被子坐在床上。老郭特地买了彩色胶卷,一边逗女儿一边按快门,拍下了得意之作。

伴随着女儿慢慢长大,她在四合院玩耍的乖巧身影、穿着老郭缝制的新连衣裙忽而轻云般慢移忽而旋风般疾转的舞姿、她学习弹琵琶在群艺馆演奏《金蛇狂舞》曲时的神态、她第一次在北京仰视天安门城楼时开心的脸庞,一张张老照片似乎都有一个故事。

有一次女儿从幼儿园回家,一本正经地把新学的描述“不倒翁”的儿歌作表演:说你呆/你很呆/胡子一把样子像小孩/说你呆/你不呆/推你倒下你又站起来。末了,她非要爸爸也背一首儿歌。其实老郭儿时

家境较穷,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全家八个人。老郭不曾上过幼儿园,便把从小玩伴处偷学的儿歌背诵道:你坐飞机高又高/我骑马儿到山腰/你到天上摘星星/我到山腰摘葡萄/星星挂在天安门/葡萄献给毛主席。女儿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筱筱一直在财务科做会计,老郭婚后从团干部转任车间副主任,后来又担任销售经营工作,三天两头出差。筱筱特能吃苦,上班时财务科的业务非常繁忙,下班后她又要照看女儿又要操持家务,夜深人静时还在灯下参加函授学习。一张以凌乱书籍为背景、一位年轻女子身着工作服伏案疾书的背影照,一下子把筱筱带回了那既艰苦又充实的年代。每逢老郭出差,筱筱总是先骑自行车把女儿送到学校,再赶到厂里上班,下班时接了女儿还要买些菜弄晚饭,女儿做作业时她开始看书学习,几年时间里不但获得了高等教育学历,还考取了中级职称。

影集里收集的风景类照片不多,老郭和筱筱结婚时在昆明石林游玩拍摄的一组照片特显眼:筱筱身着阿诗玛民族服饰,老郭一身撒尼人阿黑的打扮,他们或深情对望或目视远方,对未来充满美好期望。

影集里还有一些工作照,多是老郭在不同场合留下的照片。有一九八五年春季,团员青年在新修建的青年西路两旁义务栽树的镜头、有车间里职工们劳动竞赛的画面、有老郭技术革新若干步骤的记录,还有老郭从事销售时为向客户推介产品而拍摄的工厂风貌美图。

不知何时,手机悄悄进入了千家万户,传统照相机随即淡出了人们视野。手机里的照相功能再加上美图P图等配置,虽有些雾里看花懵懵懂懂,却也越来越得心应手。老郭和筱筱也在早些年把那架红梅牌照相机擦得干干净净,放入书橱“存档”了。笔者在一次小酌后曾欣然赠言:红梅相机传情缘,老郭筱筱喜结连,三十八载弹指间,生活有爱才更甜。红梅牌照相机留下的记忆已深深地刻印在了他们的心中。

和您说说话

曹菊

心窗片羽

父亲,这几天我老是想起您,想起那天您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,鼻子里吸着氧气,我带着您回家的场景;想起您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“等等,等会儿再从医院回家”,我知道您求生的欲望是那么强;想起您的主治医生袁主任说即使睡在您的脚边也无法救您,那个心电监护仪上的线渐渐变成直线;想起那天您在回家的路上,渐渐停止呼吸,我不停地对您说:“爸爸,我们马上到家了,眼睛不要闭上。”想起您叮嘱我:“女儿,你工作忙,把我放家里三天就行,不要五天。”

一晃您离开我们已经快15年了。父亲,您记得吗?我有什么心里话,喜欢和您说,不爱跟母亲讲。记得小时候我从床上滚下来,一般小孩会喊:“妈妈,快来呀!”我却哭:“爸爸,爸爸来呀!”记得比我大五岁的小三郎常欺负我,斯文的您去找她父亲理论,差点和人家打起来。

学校里的家长会,都是您去的。家长会结束,邻居家会鸡飞狗跳,家长不是骂就是打。而我记得只有一次,您踢过我一脚。

那时小舅舅和小舅妈还在谈恋爱,小舅妈到外婆家来,外婆忙着炒花生炒山芋干。为了看我漂亮的小舅妈,我就在外婆家,看他们聊天,直到小舅舅送小舅妈回家,我才回家。早就把作业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一到学校,班主任施老师让交作业,我傻眼了,哪里拿得出来呢!因为学校就在中兴镇后面,施老师让我回家把家长叫来。我硬着头皮把您请到学校。当您和老师交谈好,正好是我们出操时间,全校师生都在操场上,运动员进行曲结束,广播操开始。我看到您板着脸向我走来,我呆呆站在那儿,您见我一动不动,踢了我一脚,训斥道:“你做操呀!”这是从小到大留在了我的记忆中,您唯一一次打我。

我从学校到职场,遇到开心的不开心的事都会和您说,而您总开导我,在您面前,我眼里的艰难险阻会变得风轻云淡。

父亲,您在我心中是个坚强的人,但我却让您哭过两回。一次是我结婚那天,我从娘家去婆家。出发前,您把我拉到奶奶的照片前,边哭边对我说:“和奶奶说一声,你出嫁了,要到婆家去了。”被您这么一说,我的眼泪下来了,在场的人眼睛湿润了。

还有一次,您说要把奶奶的坟迁到跟爷爷在一起,那时我年轻不懂事,那天自顾自去上班了。后来外婆告诉我,那天您哭得那么伤心,一群人跟在后面哭,您在哭这么多年的辛酸,您在哭自己领养的女儿今天缺席了奶奶的迁坟。父亲,非常抱歉,为那时幼稚的我对您说声:对不起。

父亲,和您唠嗑了这么久,心里好受了很多,我想您一定和我有同感吧!